



天野聖

程造之著

海燕書店出版

原书空白页

沃

野

程
造
之
著

1946

沃 野

★每冊實價

★

作 者

程 造 之

出 版 者

海 燕 書 店

上海皋路八十號

★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★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七 月 初 版

中 華 民 國 卅 四 年 十 二 月 勝 利 後 第 一 版

中 華 民 國 卅 五 年 二 月 勝 利 後 第 二 版

自從那嚴冬的積雪在大野上慢慢的溶解之後，天氣就一逕正常起來；好得出乎意外。像是一個「天從人願」的日子到了。要怎麼就怎麼起來。心裏想着：更好一點吧，氣候就照着你的心坎，更好一點。太陽照在背上暖烘烘地了。春天的風，雖還帶着寒意，可是吹到身上，叫人立刻起着懶洋洋蘇困的光景。夜間三不隔兩下着小雨，將土地的脈息潤得濕滋滋地。到處都冒着土氣的蒸氣，並且就從那裏出起萌芽。

打開窗子一望，瞻眺望着那浴在陽光底下富饒的原野，不自禁歡喜得儘睜着出水的眼睛，扭呀扭掀着鼻子，出打噴嚏來。

春的脚步真闖進原野了。喜雀成羣噪叫，朝霞升出在地平盡處。天幕藍而深邃。小河上冰凍損碎，發出惜別似的丁丁細語，隨着春水流去，這時連嗅覺也特別的敏捷。一聞到土壤間奶汁似的香氣，心中無邊無際的惆悵起來。

了。從脂肪的下層透出一股強烈的對於生的歡樂的戀念。

不單地上出起萌芽，但凡生物，骨子間都感覺到春情在細胞裏面勃動着了。

一隻秀腿從避冬的土洞裏跳躍出來，挺起着泥紅色的胸脯，從那裏象牙似的角質尖形的嘴裏，唱出銀鈴一般戀春追求的歌來。於是飛到牡雀的身旁去了。不久在還沒有生出綠葉的枝杈上面築了新巢，並且也預備好產褥，等待着後一代的在這裏生產。你到野原上去，就看見狗們正在發狂也似追逐。拿鼻子迎風嗅着，盯住母狗的屁股，緊隨而去。已經忘却怎樣從嚴冬的饑饉底下打熬過來似的，快活地和別的爭風的雄狗們，一淘喫起醋來，誰也不肯丟下面子，便露出牙齒，搖起尾巴，扯咬做一片。

據說神生萬物的時候，神已經將萬物生下競存的意欲。在種子裏放進苞芽。在土壤裏放進滋養。在人的體質裏面放進一切求存與智慾。叫它們自己去生育和繁殖下去。就瞧狗吧，一到春天，可決不忘記去追逐女狗，萌芽也不會錯誤時刻。鳥雀守着本分找對手交尾。一點不會含糊。

爲着什麼，都爲着弄出小的來呀。

世世代代都這樣交待了下來。

睜開些眼睛，請看一看吧。如果說，植物沒有苞芽，鳥或獸不去交尾，大野缺少生機。人呢，等待喫的自已摸到嘴巴來。那時，對不起，那時世界成了個什麼樣子呀。而且假如說大野本來有生機，種子自然有苞芽，可是人，沒有那理

慢去耕種呀。

恐怕在你四邊，依然是一個洪荒的世界！神說憑你自己的智慧去創造吧，於是一個人開墾了土地，一個人將種子撒下去，還有一人立在旁邊等着灌溉。萌芽出來了，成長了，茂繁了，不久有了收穫。那這樣拿眼睛一望漫無邊際的大野，就是靠着腳手和汗，一年接着一年，一世紀接着着一世紀，將莊稼養活着人類的種田漢。

倘如說，天下永遠如此寧靜，上古以迄今世，各盡他們本身機能，相助着，將蕪荒的躬耕；將懦弱的，扶助它站立；將公正，放在前面，惡的改善，壞的改好，不但鳥獸歡樂，並且人人到了樂園裏面。神吩咐有出土地來的時候，不會將面積劃分下界限；這塊應該給你，那塊給他，一到兒子們手裏，弄出壞事來了。爲了南山上，一個坡角，幾乎打出人命，老手相傳的半百步廢田，攪上三年官司。自然這就是爭戰的縮影。智慧變做野心。就是他，祇指望自己的腰包比你厚實一點。縱然自己並不出息，一看人家活得舒服，眼紅起來，千方百計侵襲他，佔據他。搶來塞進自己腰包。或則直到他和我窮到一樣方始甘休。

那本性的改掉，據說要等世界翻一個身！照一個最沒用的種田人的說法：「生活是艱難的，動手吧，到那時再講！」但一經戰爭，從上到下便開始毀滅了，已往血汗的灌溉統歸於無用。那就像洪水的泛濫一樣，經過此番洗滌，人們回到原始去了。

可是當再想從頭創造的時候，雖則老爺們靠着一張嘴已在那裏指揮，想想看罷，仍然那些拿腳手操作的人，

拿手一揚，表示「事情又來啦！」吊起褲腳，一聲不響動手去了，他們從來沒有怨恨。就是有點不服氣，不過吐兩口水，拿船槳在泥土上出一回氣，已經覺得罪過。

這就是直到現在還被人家認做綿羊一般馴順，天字第一號傻瓜的莊稼漢。

廣漠的原野上，當生物未曾開始播長的時候，想起未來將怎樣在此收穫，割禾或打麥的聲音在風中飄來，田歌幽抑的唱着，鼻子裏聞着新鮮的泥土香——那多麼值得你讚美和打戰呵。整着土，播那一行種子的中間，幾回挺起腰來敲着背板，一面眺望着沒有動手的田畦，希望正好似一道影子。影子的本身還在未來。

別性急吧，好日子在後面哩。

老一代的確這樣告訴了他的兒子。

兒子在老去的時候，又告訴了他的下一代。

到現在為止，行將把生活交割給兒子們的那老邁的一代，也預備好這一句話了。自己手中，曾經過着老牛似的日子。從來沒有溫飽。爲了什麼？據說他這一生，一逕忙着在流汗，舉債，完租，和納稅上。中間也許遭着戰爭，饑餓，流亡，便螻蟻似的死去。田野荒閒起來了。

現在攤開在你眼前的是一塊遠接到天幕的大野。荒蕪着，沒有人跡。如果說，要從這裏創造出一個美麗的田園，得耗上多少精力？如果說，從祖父一直幸虧到孫鬼手裏，流下幾多汗血？對的，從早到晚盼望着。於是蠻荒的土地

被烤熟了。莊稼成長了。葡萄園在積年之操心之下成熟了。屋舍曠朗的排列，如同神話裏的樂園一樣，終年只是在快樂裏面過着日子。

不料來了炮火。

屋舍現在瓦解了。讓殘餘未倒的柱樑和烟肉矗立在原野上。風塵早已傾圮了。牛羊的鳴叫換做一片哀愁的沉寂。接着火災似的夕陽在地平盡處昏然下垂，使人想起似乎在夢中看見的境界。

最初的起因就是爲了要爭一尺地皮。拚起命來，拿人們手澤所創的東西做了炮火的渣滓。

原野的土壤仍然豐饒的。這便是所說神放進去的活力和滋養。雖經炮火的洗滌，泥土的細胞並未死滅。

冬天剛剛過去，臭烟還不會消盡，蒲公英從瓦礫堆裏含羞地探出嫩芽來了。禿頭的櫻桃樹上展開鷄爪形的花苞。冰雪在太陽裏亮晶晶地融解。照着去年的情形說，這日子人們應該在田裏下種，或是拔除野草。鷓鴣小心地在田埂上散步，牛犢正在歌唱，彷彿願意和人合作。即使攪着糞子，也還快活地掉着尾巴，嘍嘍而鳴……要是真個能够永遠如此，倒很算得幸福的罷。

可是經過那一次的浩劫，天字第一號的傻瓜，也有點喘不過氣來了。

原因便是彷彿回到了原始的懷抱。子彈在頭頂飛着的時候，他們遙遠的跑開去。再從遙遠的地上跋涉回來。現在身旁除去一些蟲子好算是活口之外，剩着一條攪緊肚子的褲帶，餘下可以說是光光的了。

到家裏一看，出色，老話說得好：算便宜他們，還剩下一塊燒白了的地方。罵聲倒灶，脚掃進由裏去了。一想起從前，流着汗，將田野灌漑得像像樣，準備收穫了，自己還不會割嘴，喫白食的兒子們已經在背後張開起大斗。有人說這是老例，從祖先手中交割下來的。不但莊稼漢們耐性却真出色的好，他們並不因此絕望，一面罵一面又去動手哩。

「來吧，唉，你瞧，什麼都沒理性了呀！」

自絕望中再創造出「生」。

辛苦是萬事萬物的定洋。刻刻記着「算了吧，生活是要找的，生活不是自己掉到手上來的。」生存的繩索便有了接續。

那時，在嚴冬的風雪之下，一逕盼望着春天。

現在再沒有什麼疑問了。對着這樣的天氣，你自然笑得笑出眼水來了。

正當早上，露水濃重的時候，曉星還在熟眠，朝霞已經將東邊地和天的界限蒸乾。但大野仍然是黑的，彌漫着薄霧，到處發散開來。中間還夾着微臭的鹹味。

朝霞發紅了起來。起初是馬糞似的顏色，後來變做橘紅，好像一張錦織的幔子，罩在這黑越越形同遠古的洪荒的大地。有些小屋散佈在地約邊緣上，但遙遠而靜寂。

一羣行將鬻巢的秀眼升在空中噪叫着。有的剛從土洞裏面鑽出，站在泥塊上蹣跚；那牡雀正在誇耀伊那生鏽一般古銅色的羽毛，張開着翅膀，性急地朝牡雀撲去。雌頭看出這副急相，不禁竇竇地躲閃起來，叫這急鳥兒弄得無可奈何。但追逐了片刻，終於在一棵地丁的旁邊成就了這宗交易。

小草們呼吸着春氣，露水好似汗珠，輕輕的滾落。經過嚴冬凍成鐵一樣的土塊，開始酥鬆了。蚱蜢也在跳躍，將卵子瀉在土壤裏面。

這時，在地平線盡處隱現出一羣黑點。

到近來一看，就曉得是一個人執着耜鉞，一個人手拿種子，一個人帶着灌溉用的水壺，跨大步子，正朝平原上來。

那第一個人到一塊地上，眼中閃着希望之光，在掌中下下唾沫，用腳相幫將鉞耨了下去。墜了一日氣。

第二人沒有他那麼頹唐。挽起衣兜將一把種子撒了下去，培上土。拿雙手招在額角上面，向東望着朝霞。最後一人去汲了水。

忽然在那面又有了人影，螞蟻似的一羣，絡繹而來。有一個人唱着歌，將那快樂的青年的嗓音，尖削的撒播在大氣裏面。

太陽出起又落西呢

起得早來呦~~~~~幹得早呦

眼前苦末那算苦呦

後來樂末才是真個樂嘯

那聲音，教人想起豐年時節，莊稼已經收割，鄉下人站在田埂上的歌。嗚。寂靜的大野上只有這長長的歌聲，把人勾引到沉思中去。還似乎想起有一團虹影掛在東天，雨過天晴的夕陽中，一羣布穀鳥正從頭上撲撲地飛去……

一朝像來一朝變暖

一朝鬼不做一朝鬼餓

莊稼得用汗澆培

懶漢子還不活懶老養

希望的心。

在田裏散開，嚷着：

「喂，動起手來吧！」

聲音是果敢的，有信心的。像在跑一個遠程的起足之前一樣。

他們背後，車輪一般的紅日升上了。

爺兒三位生了三副樣子的脾氣。這種吵鬧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了。一瞌不上眼，就爽爽氣氣將傢伙一摔，仇人似彈起眼來。

李三斗拿手往腰一插，那從饑餓中掙扎過來熬瘦了的面容，怪形怪狀的歪着。鴨尾巴也似一頭亂髮被早晨的風吹散了。那醜態的程度，太約隨手一摸就抓出十幾對蟲子來。

對於生活，他總覺得人家的兒子肯真正出力。自家的嗎，不用說背後了，能够偷一點懶就偷一點。他就調轉身來，啐了一口，嘆道：

「噠！走氣了嗎，你就爽快變做豬吧。要請人來侍候你哩！」

大兒子在沉默以外是不敢回的，劍着手上的繭皮。小的可倒起來了。將繃繩往地上一扔，肩膀上戴了雨帽，笑

嘻嘻地。

「對不起，請你自己也試試吧！這是人哪，不是一條牛哩。嘿。」

於是東張西望，一面拿根指頭在鼻眼裏掏了起來。拉犁的和拿耙的交換了兩次三次了。兒子嫌老子的腳手不活。老頭子又嫌他們不拿出氣力。

「飯桶！」

「人家是飯桶，你簡直是一個又老又癩的蟲子呢。」

小的那個想。

不錯，現在輪到父親和大兒子拉犁。三斗老爺轉到前面，隨口惡狠狠不知咒了些什麼，唾沫星子噴在那幾隻焦櫻色的鬚鬚上。

他裝的那麼神氣活現。似乎便好拿此以身作則。將繮繩放在背上，撈過手來，捏緊繩頭。對着並排着正在發呆的大兒子吼道：

「想什麼，出起勁來哇！」

幾乎全是他使出老勁，脚步踉蹌，一口氣耕了半畦地。勸他，不聽。他喘着氣。人是個強的。

老的一遍喚小那個做得木刁（啄木鳥的意思）得木刁的奶名叫做夢榮。大兒子是他四十歲的時候生的，所以叫做壽發。可是當夢榮的脚一跨出母親的肚子，老娘就害血崩歸天了。原來是紀念她的意思，進了學校，學名也叫夢榮。三斗老爺早喪的伴侶叫榮珍，活著的時候，老二個也有過一番甜蜜的生活，跟人家說起來口口聲聲「我們榮珍」或是「我們榮姐」呢。

老爺覺得非常奇怪，他從來不會正正經經敲過兒子們一頓。可是老子做的事情，兒子無有不站在背後弄出些冷笑來的。老子正當厲色的罵兒子道「飯桶」，他奉敬老子一個綽號「蟲子」。三斗老爺將鼻涕都哼出來地喊道：「得木刁，我們的阿榮咽了一下口水。」是的，啄木鳥的老子才是糞蛆！你看吧，背脊駝得頭好碰著你的腳了哪。」

「老爺，決不是圖懶，」阿榮擤着鼻孔道：「這樣性急是用不着的。我說離開到變成熟土的時候還遠呢。總而言之，做是要做的。老爺，如果有一條牲口相幫也好了，比起我們六條腿來，你瞧，筆也裝得不好呵！」筆把的確不大好。從前丟在老家的器具大約一起給燒做灰了。三斗老爺一到鹽壩區域，就找著了一段木頭劈了一副。劈得不精巧。筆頭上的鐵嘴是新弄來，鏽的還不會使用掉，切進土裏去嘶嘶的叫著呢。

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總以為道地的。老頭子委曲地看了兒子們一眼：

「將就些吧，阿哥，看他們呢，比起我們自然好得多啦。假如說我們也有一條牛，或者像他們那樣一匹馬也好。